

谋之于床第”的?)此事又给伶人们提供了文艺创作的灵感,新编了好戏一出。剧情梗概是孔子、颜回、孟子见安石驾到,纷纷表示当让出尊位。众人相互推辞间,耿直 boy 子路愤愤然冲到一旁的祀堂,把孔子的女婿公冶长拽了出来,斥道:你全不知道救护丈人,看看别人家女婿是怎么做的!

当然,蔡卞的轶事典故,比起老泰山安石来那是远远不如。

宋人笔记热衷于描写安石的真身是一只獾。《邵氏闻见录》里说,安石出生的时候,一只獾跑进产房,瞬间消失不见,故安石小名叫作“獾郎”。《云麓漫钞》则说,安石出生时有野獾很突兀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现身。《铁围山丛谈》的记载特别荒诞:“异人”李士宁经常出入王家,他识破了安石的前世是一只獾,所以总唤他“獾儿”。

除了“野獾附体”,宋人笔记中的安石,还是一个非常邈邈的男人。如《邵氏闻见录》云:

夫面垢不忘洗,衣垢不忘浣,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,衣臣虏之衣,食犬彘之食,囚首丧面而谈诗书,此岂其情也哉!凡事之不近人情者,鲜不为大奸匿。(注:《邵氏闻见录》引苏洵《辨奸论》讥讽安石,但经专家考证,此文是伪作。《闻见录》作者邵伯温是司马光的信徒,深恶王安石。)

《石林燕语》云:

王荆公性不修饰,经岁不洗沐,衣服虽敝,亦不浣濯。

《遯斋闲览》亦云:

一日同侍朝,忽有虱自荆公襦领而上,直缘其须,上颐之而笑,公不自知也。

可是,《东轩笔录》记载,吕惠卿某次与安石聊天,称:“你脸黑是一种病,可用一种叫园菱的药物治。”安石答:“我没病,生来就脸黑罢了。”惠卿说:“纵然不是病,园菱也可以帮助洗白的。”安石又答:“上天赐我一张黑脸,园菱无用。”而根据《梦溪笔谈》的记载,安石面色黧黑,门人询问医生,医生说:“那是污垢,并非疾病”,建议用澡豆洗脸。安石回应道:

“天生的黑脸,澡豆管什么用呢?”

另,明人冯梦龙的笔记小说集《古今谭概》怪诞部《洁疾》曰:

荆公夫人吴,性好洁,与公不合。公自江宁乞归,私第有一官藤床,吴假用未还,官吏来索,左右莫敢言。公跌而登床,偃仰良久,吴望见,即命送还。又尝为长女制衣赠甥,裂绮将成,忽有猫卧其旁。夫人将衣置浴室下,任其腐败,终不与人。荆公终日不梳洗,虬虱满衣,当是月老错配。

梦龙纂辑的白话短篇小说集《警世通言》第四卷《拗相公饮恨半山堂》曰:

老叟道:“王安石执拗,民间称为拗相公。若言不便,便加怒贬;说便,便加升擢。凡说新法便民者,都是谄佞辈所为,其实害民非浅。”……婢携糠秕,老姬取水,用木杓搅手木盆之中,口中呼:“罗,罗,罗,拗相公来。”二猪闻呼,就盆吃食。婢又呼鸡:“王安石来。”群鸡俱至。

又,清代笔记小说集《坚瓠集》说,安石“肤理如蛇皮”,皮肤非常难看,结合安石本人的诗作《疥》,“浮阳燥欲出,阴湿与之战。燥湿相留连,虫出乃投间。搔肤血至股,解衣燎炉炭。方其惬意时,更自无可患”……有人猜测安石或许得过严重的疥疮,难看的皮肤,正是疥疮的后遗症。

细细玩味,包拯阎王转世,岳飞猿精投胎,宋江们是洪太尉误放的妖魔,安石是不讲卫生长了虱子被老婆嫌弃、同时更被百姓仇恨视同家畜的獾……种种八卦,内里多少反映了传统文化惯于以价值判断修正事实判断的一面——倘若不认同王安石变法,自然容易戏谑、嘲讽王安石本人。

好在安石的趣闻美谈也有不少,可略作调和。比如相传他清廉朴素,姻亲拜访,不备盛宴,一切从简。他不迹声色,拒绝纳妾,吃饭时只吃离得近的菜。他也不是不懂品质生活,会枕一方瓷枕消暑去燥,“夏日昼睡,方枕(指四面束腰大方枕)为佳”,这个秘方杨万里后来也掌握了,“竹床移遍两头冷,瓦枕(瓷枕的代称)翻来四面凉”。

请允许我们用邓广铭辞世前曾经吟诵的一段话,来回顾特立独行的安石的故事,回顾那些人格魅力尤显突出的大宋历史群像吧: **“所不朽者,垂万世名;孰谓公死,凛凛犹生。”**